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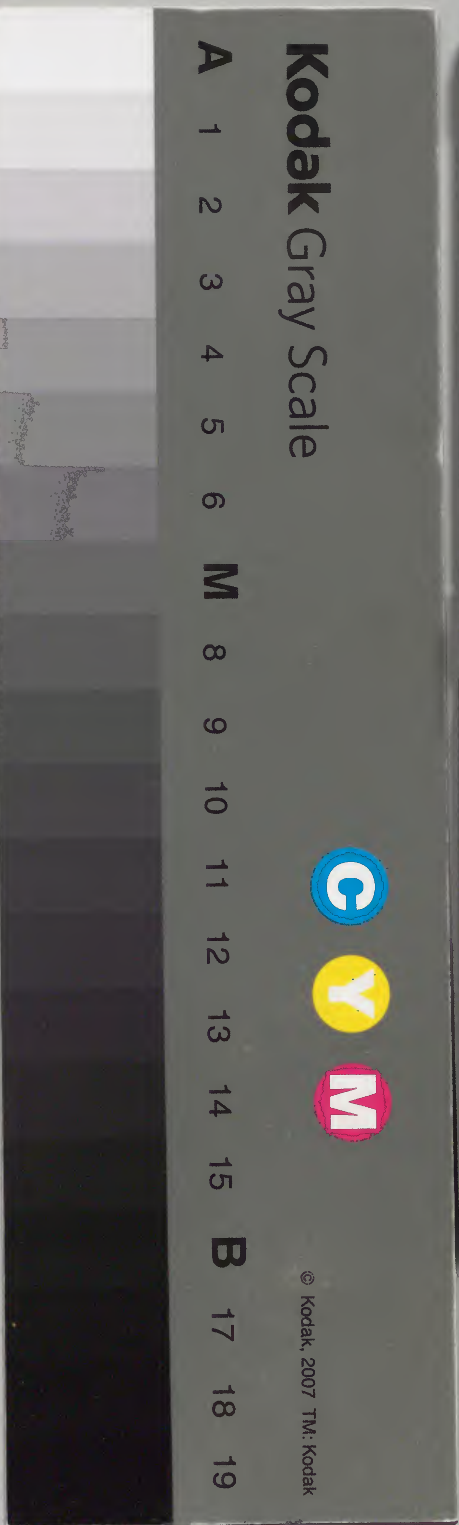
百十三之五

朱子 訓門人

漢書門
九四〇八
二七〇八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漢書
九四〇八
二七〇八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41)
函號 298 252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三

朱子十

訓門人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

氣質最難以下訓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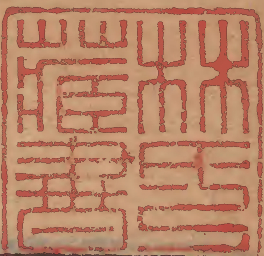
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抵德明

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

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

轉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

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



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跡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道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今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未見得被它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

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問看先生所解文字略通大義只是意味不如此浹洽曰只要熟看又云且將正文熟誦自然意義生有所不鮮因而記錄它日却有反復

德明間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戴記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做切已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

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忘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驚外此箇心須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迨向又云學者

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撕提省察且如生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人云須培擁根本令豐壯以此去理會學三代以下書古今世及治亂存亡皆當理會今只看此數書又半上落下且如編禮書不能就亦是此心不壯須是培養令豐碩呂子約讀三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書要讀

有事要做

問五典之彛四端之性推尋根源既知為我所固有日用之間大倫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為私欲所撓其要在窒慾曰有一分私慾便是有一分見不盡見有未盡便勝他私慾不過若見得脫然透徹私欲自不能番大要須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誠心正一向去又舉虎傷事當時再三深思所見及推太極動靜陰陽五行與夫仁義中正之所以主靜者求教曰據說亦只是如此思索亦只到此然亦無可思索此乃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常講貫令常在目前然見得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閑散下

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因說某人開廣可喜甚難得只是讀書全未有是處學者須是有業次竊疑諸公亦未免如此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略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且如讀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婚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荆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荆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是

卷百十三
四
時除拆已甚不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
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是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
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二代原頭處
理會來又與教之說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
方可以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臨別再言學者須是有業次須是讀一書了又讀一書德
明起稟數日侍行極蒙教誨若得師友常提撕警省自
見有益曰如今日議論某亦得溫起一遍

問前承先生書云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
得不進蓋李先生為心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後來南
軒深以默坐澄心為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

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曰只為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
工夫若是仕宦湏出來理會事向見吳公濟為此學時
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
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
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
曰龜山只是要閑散然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
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
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
時異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戒謹恐懼便

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雖是四箇字到用着時無他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窠曰來問佛氏似亦能謹獨曰他只在靜處做得與此不同佛氏只是口便宜討閑靜處去老莊只是占姦要他自身平穩先生又自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見得分曉只是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如顏子約禮事是如此佛氏却無此改工夫

先生極論戒謹恐懼以為學者切要工夫因問遺書中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之語亦是切要工夫曰不理會得時比讀書語言各各在一處到底只是一事又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一段亦是不安排亦是戒謹恐懼則心自

存之意曰此孟子言養氣之事必有事焉謂集義也集義則氣自長亦難正他亦難助他長必有事而勿忘於集義則積漸自長去

安御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捨則忘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一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義剛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

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來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義剛

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便似一張白紙今看得便見紙上都是字廖子晦們便只見得是一張紙義剛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取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義剛

廖德明赴潮倅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或問誠敬二字云云先生曰也是如此但不去做工夫徒

說得不濟事且如公一日間曾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若不會如此下工夫只據冊上寫底把來口頭說雖說得是何益其常說與學者此箇道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講論固不可闕若只管講不去體究濟得甚事蓋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今日恁他說亦未必是又恐他只說到這裏入深也更有在若便領略將去不過是皮膚而已又不入思慮則何緣會進須是把來橫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固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看來看去方有疑處也此箇物事極密毫釐間便相爭如何恁地踈略說得若是那真箇下工夫到田地底人說出來自別漢卿所問雖若近似也

則得淺須是理會來理會去理會得意思到似被膠漆
粘住時方是長進也因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
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
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
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
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
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
然不縱放不欺誑矣以下訓廣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
進者政緣不會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
淺則入於穿鑿今若據先生之說便如此著實下工夫

去則一日須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一月之功決不到
虛度光陰矣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此某將謂凡人
讀書都是如此用工後來看得却多不如此蓋此箇道
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
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
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熟
則一換在面前不熟時總被人問着便須旋去尋討迨
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予細雖是理會得底更須
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因笑曰此是
做偽學底工夫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_此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備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改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

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其常謂鷄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鷄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質稟高潔淨不大改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改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

欽稍緩綴則失之矣翌日廣請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
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訥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舊
筆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嘆聖言之善耳都不
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
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鉛汞
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數日因廣誦義理又
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
物廣不覺怵然有警于心又一日侍坐見先生說如今
學者大要在喚醒上自此方知得做工夫底道理而今
於靜坐時讀書玩味時則此心常在一與事接則心便
緩散了所以輕率之病見於言動之間有不能掩者今

得先生警誨自此更當於此處加省察收攝之功然待
教只數日在更望先生痛加教飭先生良久舉伊川說
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
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
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為主故實先
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
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
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
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
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

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
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
兩脚常要行但總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
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
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
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
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亦無之
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
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
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
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

波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
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六隔夕嘗有
為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奈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
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
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
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
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
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廢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
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

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
與存心養性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克廣
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
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觀正未免為意見也聖
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
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恠只是
私意剥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
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
喜情願上這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
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總有些子偏倚便
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雉

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上中
乃為中也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
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教聽先生教
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
不漏曰博我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
相發明的禮底工夫博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
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
因言昔羅隱從錢王錢塘見樓櫓之屬陽為不曉
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為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
禦寇曰果能爾則當移向內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內故

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云八十五日曰未日得行否廣曰來早拜辭曰有疑更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須有疑却得拜書請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_且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_皆有疑處且須自_且思_且重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_且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先生語漢卿有疑未決可早較量荅云眼下亦無所疑且看做去有礙方敢請問先生因云人說道頓改做工夫亦難得頓改工夫荅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

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處自然透徹賀孫

木雅謁先生於_且山觀音寺納贄拜謁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說大意却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底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不必要着心去看他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

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物何緣得有諸已只看論
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
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
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
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
兩脚都不著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
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
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
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以下訓
臨別請教以為服膺之計曰老兄已自歷練但目下且須
省閑事就簡約上做工夫若舉業亦是本分事且如前

日令老兄作告子未嘗知義論其說亦自好但終未
量非實見得如今人說人文字辭太多不是辭多自緣
意少若據其所見義內即是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自
見得義在內若徹頭徹尾一篇說得此理明便是吾人
日用事豈特一篇時文而已

再見因言去冬請違之後因得一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
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決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着
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已工夫熟
要得周旋事仰鑽看畢云甚好大雅云近却盡去得前
病又覺全然安了忒然無疑恐難進步且如南軒說無
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便見得不妥貼程氏

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與此處重便安了曰此
且做得一箇麓麓底基址在尚可加五但古人訓釋字
義無用適字為往字者此適字當為吾誰適從之適音
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不定耳張欽夫云無適
無莫釋氏謂有適莫此亦可通問如何是麓麓底基址
曰無所往亦無所不往亦無深害但認得義字重亦是
所謂麓者如匠人出治材料且成樸在然後刻畫可加
也如云義字豈可便止須要見之於事那裏是義那裏
是不義不可謂心安於此便是義如宰我食稻衣錦
為安不成便是義今所以要於聖賢語上精加考究從
而分別輕重辨明是非見得粲然有倫是非不亂方是

所謂文理密察是也自此應事接物各當事幾而不失
之過不失之不及此皆精於義理之効也問此是精義
入神以致用否曰所謂精義入神不過要思索令精之
又精則見於日用自然合理所謂入神即此便是非此
外別有入神處也如老兄詩云中倫中慮只恁汎說何
益倫慮只是箇倫理所在要使言行有倫理爾須是平
時精考後躬行之使凡一言一行皆出乎此理則這邊
自重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亦從是生若用工
如此方有進處若如此進時一齊俱進聖賢見處雖卒
未可遽盡然進進不已自當隨力量有到處若非就這
上見得義理之正則非特所學不可見於行亦非此道

卷百十三
之至因問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離事物舍躬行以為
道則道自道我自我尚不能合一安得有進曰然
丹見即問曰三年不相見近日如何對云獨學悠悠未見
進處曰悠悠於學者寂有病其前此說話亦覺悠悠而
學於某者皆儼切已工夫故亦少見特然可恃者且如
孟子初語滕文公只道性善善學者只就這上便做工
夫自應有得及後再見孟子則不復更端矣只說世子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以至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其言激切
如此只是欲其着緊下工夫耳又如語曹交一段意亦
同此六抵為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鼓勇做去直是要

到一日須見一日之効一月須見一月之効諸公若愛
做便從今日做去不然便截從今日斷不要務為說話
徒無益也大雅云從前但覺寸進不見特然之效曰正
為此便不曾離得舊窠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又曰學者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
一事非特財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些
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
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問程先生云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之病在心多疑者先有
疑病在心大雅則浩然無疑但不免有周羅事之心曰
此正是無切已工夫故見他人事須攬一分若已曾實

做工夫則如忍痛然我自痛且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
自己若把得重則彼事自輕

因論古今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只要賭是尔曰賭是固好
然却只是結末一着要得賭是須去求其所以大雅曰
不過致知窮理曰實做去便見得所以處

再見即曰吾輩此箇事世倍理會不得凡欲為事豈可信
世倍之言為去就彼流倍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之
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為流倍所梗
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
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
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又曰大抵只有一箇是非

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
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湏是在我者
無嫌仰不愧俯不怍别人道好道惡管他

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亂無所收拾將甚
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揔閑慢先湏就自心上立得定
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
惡亦不難辨矣况天理人欲不兩立湏得全在天理上
行方見得人欲滿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
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
着方謂之利此心湏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
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决行去勿顧慮若臨

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
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
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寬縱逐物安有不得
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再見首見教云今日用功且當以格物為事不曰窮理却
說格物者要得就事物上看教道理分明見得是處便
斷然行將去不要遲疑將此 逐日做一段工夫勿
令作輟夫是之謂集義天下只要一箇是若不研究得
分曉如何行得書所謂惟精惟一竅要是他上聖相傳
來底只是如此

吾輩之貧者今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

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舖買賣因指其門闕云但此等
事如在門限裏一動着脚便在此門限外義緣先以利
存心做時雖本為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
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為衣食為
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處則
粗可救過因令着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本雅云利者義
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曰孔子
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
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身不安德
則須進曰然答曰然意似未盡劉仲升云橫渠說精義
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

吾内也曰他說自分明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求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歛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稍虛閑依舊自要讀書文蔚

語類卷一百十三終

重醵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四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朱子十一

卷一百十四

訓門人二

先生問看甚文字曰看論語看得論語如何曰自看論語後覺得做工夫緊不似每常悠悠曰做甚工夫曰只是存養曰自見住不得時便是某怕人說我要做這箇事見飯便喫見路便行只管說我要做這箇事何益文蔚又言近來覺有一進處畏不義見不義事不敢做曰甚好但亦要識得義與不義若不曾觀當得是顛前錯後依舊是朝做又曰須看大學聖賢聽言皆是自家元有此理但人不肯着意看若稍自着意便自見得却不是自家無此理他鑿空撰來以下言文蔚問私意竊發隨即鉅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

子融才卿是許多文字看過今更巡一遍所謂溫故再巡一遍又須較見得分曉如人有多田地須自照管曾耕得不曾耕得若有荒廢處須用耕墾子融曰每自思之今亦不可謂不知但知之未至不可謂不誠但其誠未至不可謂不行但行之未至若得這三者皆至便是了得此事曰須有一箇至底道理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曰他却是心有用處介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閑慢時多如欲理會道理

會不得便掉過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
既是來這一門鑽不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
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却只是
一般今頭頭處處鑽不透便休了如此則無說矣有理
會不得處須是皇皇汲汲然無有理會不得者譬如人
有大寶珠失了不着緊尋如何會得

謂文蔚曰公却是見得一箇物事只是不光彩一日呈所
送崇甫序觀畢曰前日說公不光彩且如這般文字亦
不光彩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
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
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
又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
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
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
如此始得友仁

次日相見先生偶脚氣發因蘇宜又欲歸先生蹙然曰觀
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間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
引後輩一兩人傳續此道荷公們遠來亦欲有所相補
劫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一分相啓發處不知如何
橫說豎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
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因隔夜說有門諸弟子某答云

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針之刺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却再問某李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針之刺身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為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們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

此踈先生意甚不樂

個

陳才卿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曉不得這箇便是大病此句屬聲說某也只說得到此要公自去會得久之又曰大凡事物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箇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恁地稱嘆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

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叫喚自然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
 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
 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
 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南嶺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
 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
 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
 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見他好處所以如此
 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建別
錄文蔚錄云文蔚一日說太極通書不說格物致知工
 夫先生甚訝之後數日文蔚拈起中間三語先生曰進
 翻却無通身下水裏去文蔚始有所悟今池錄却將文
 蔚別話頭合作一段記首誤矣

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
 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徃徃急迫道理不
 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訓閱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
 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闊中
 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訓方
 又問如孟子言勿忘勿助長却簡易而今要細碎做去怕
 不能貫通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長處自是言養氣誠取
 孟子說處子細看便見大凡為學最切要處在吾身心
 其次便是做事此是的實緊切處學者須是把聖人之
 言來窮究見得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

箇道理在若大路然聖人之言便是一箇引路底

李公晦問忠恕曰初讀書時且從易處着待得熟後難者

自易理會如捉賊先擒畫弱者則賊魁自在這裏不容

脫也且看論語前面所說分曉處蓋卿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

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

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為切己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

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

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聖人復

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

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

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說其

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

心存底居父相聚幾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者其

終曉渠意不得以下訓

問在卿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此所從

師友不過習為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當讀

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

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凡人

欲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自着力做工夫

及六七分到得聞緊切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曾

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已甚事你身已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嘗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仁父味道却是別立得一箇志趨却正下工夫却易

先生因事有少見舒意曰公讀書儘地縝密固是好但恁

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箇道理若一向蹙密下稍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最好

問看大學覺得未透心也尚麓在曰這麓便是細只是恁地看熟了自通透公往在陳君舉處如何看文字曰也只就事上理會將古人所說來商量須教可行曰怕恁地不得古人見成法度不用於今自是如今有用不

得處然不可將古人底析合來如今爲可用之計如
鄭康成所說井田固是難得千里平地如此方正可疆
理溝洫之類但古人意思必是如此方得不應零零碎
碎做得成古人事事先去理會大處正處到不得已處
方有變通今却先要去理會變通之說

問初學心下恐空閑未得試驗之平日常常看書否則便
思索義理其他和妄不見來才心下稍空閑便思量別
所在去這當柰何曰才要閑便不閑才要靜便不靜某
向來正如此可將明道答橫渠書看因舉其間非外是
內之說

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分別
且不要誦言這莫是只說尋常泛交若朋友則有盡
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閑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
曾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
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
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
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
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
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匹
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
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

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
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閑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
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為自家身已設如
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已上看許
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
學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
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
賢急急教人只在這此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此子
着身已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為別人全不為自家
身已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為己為人處公

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已道理
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這道理
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慤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
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
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拽轉亦快如舡遭
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
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
便定定着無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着思無邪
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急
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
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又如說足容重

須着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
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着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
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
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
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
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會教自家視非禮纔是非禮
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會
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
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會教自家言非禮纔言非禮
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
不會教自家動非禮纔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
氣靜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
厲公只管恁地下稍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
暗含含糊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
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謂賀孫也只是莫巧公鄉間有時文之習易得巧
問往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來如尊德性致廣大極
高明上一截數數蒙提警此意是如何曰已前也說了
只是夾雜說如大學中亦自說但覺得近日諸公去理
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漸不着身已

嘗見陸子靜說且恁地依傍着思之此語說得好公看文

字亦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看教熟待自家意思與他意思相似自通透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過都會通曉若不恁地只是且就曉得處依傍看如公讀論語還嘗文義曉得了未若文義未曉得又且去看某家如此說某家如彼說少間都攪得一場沒理會尹和靖只是依傍伊川許多說話只是他也没變化然是守得定辭先生同黃敬之歸鄉赴舉先生曰仙里士人在外就不經營偽牒二公獨逕還鄉試殊強人意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為仙鄉陳秦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為尤甚天下大抵皆為公鄉里一變矣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

更別討甚病根也

以下訓時舉

又讀南也三月不違仁一段曰工夫既能向裏只要常提醒此心心才在這裏外面許多病痛自然不見

問管仲之器小哉處說及王伯之所以異先生曰公看文字好立議論是先以己意看他却不以聖賢言語來澆灌胃次中這些子不好自後只要白看乃好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親切

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偏傍處
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後尋索以
為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想見日用
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故爾切宜戒
之

先生問云子善別後做甚工夫時舉云自去年書院看孟
子至告子歸後雖日在憂患中然夜間亦須看一二章
至今春看了却看中庸見讀程易此讀書工夫如此若
裏面工夫尚多間斷未接續成片段將如之何先生曰
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若能
時時讀書則此心庶可無間斷矣因問日夜之所息舊

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
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
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
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做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
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桎梏也

早拜朔先生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
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兼是為學須是
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
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况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
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功夫莫徃苒歲月可惜也是日
問時舉看詩外別看何書時舉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

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善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却

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坳第云云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要契只是爭箇醒與睡著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

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
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為聖人便即日可到到
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日却只得逐旋挨
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舉退
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
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
撐舡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卸前湏是從上面放得些水
來添便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
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
理會得好然所為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
只管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

得業如何不與他說他凡所說底話今世俗人徃徃尚
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為背馳者只是
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徃徃他一時明敏隨處理會
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用功只是徒然耳時舉
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
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時舉云惟其不見於行是
以知不能實時舉嘗謂知與行互相發明之說誠不可
易之論先生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
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先生又
謂時舉曰朋友相處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告時舉應
喏先生曰然小過只曉曉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

過失又恐他已深痼不容易說要知只盡公之誠意耳
又云本領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閑須知道大本若立
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如人折這一
枝花只是這花根本上物事

問久侍師席今將告遠氣質偏蔽不能自知尚望賜以一
言使終身知所佩服曰凡前此所講論者不過如此亦
別無他說但於大本上用力凡讀書窮理須要看得親
切某少年曾有一番專看親切處其他器數都未暇考
此雖未為是却與今之學者汎然讀過者似亦不同

丙午四月五日見先生坐定問從何來某云自丹陽來問
仙卿莫有人講學某說鄉里多理會文辭之學問松如

何用心某說收放心慕顏子克己氣象游判院教某常
收放心常察忘與助長曰固是前輩然曾講說差之毫
釐繆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為傳註理會史
學便流為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怕差錯問公留意此
道幾年何故向此某說先妣不幸某憂痛無所措身因
讀西銘見說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說得是遂自此棄科
舉某十年願見先生緣家事為累今家事盡付妻子於
世務絕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先生說
公已得操心之要問公常讀何書答云看伊州易傳語
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錄先生說語孟精義皆諸先生
講論其間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畢竟

如何用心某說仰慕顏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
仁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某即察私心欲去
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則忘才着意又助長覺得甚難
先生云且只得恁地先生問君十年用功莫須有見處
某謝資質愚鈍未有見處望先生教誨先生云也只是
這道理先輩都說了問仙鄉莫煞有人講學某說鄉里
多從事文詞先生說早來說底學經書者多流為傳注
學史者多流為功利不則流入釋老某即說游判院說
釋氏亦格物亦有知識但所見不精先生說近學佛者
又生出許多知解各立知見又却都不如它佛元來說
得直截問都不曾見誰某說只見游判院薛象先略曾

見先生說聞說薛象先甚好只是不相識曾有何說某
說薛大博教某居仁由義仁者人之安宅也人之正
路別有何說某說薛大博論顏子克己之目舉伊川四
箴某又說薛大博說近多時不聞人說這話謂某學問
實頭但不須與人說退之言不可公傳道之在孟子已
私淑諸人先生云却不如此孟子說君子之教者五上
四者皆親教誨之如私淑艾乃不曾親見私傳此道自
治亦猶我教之一等如私淑諸人乃孟子說我未得為
孔子徒也但私傳孔子之道淑諸人又說與同座二客
如竇君說話與公別池錄作此不用心於外晚見先生
同坐廖教授子晦敬之先生說向來人見尹和靖云諸

公理會得箇學字否只是學做箇人人也難做如堯舜方是做得箇人某說天地人謂之三極人才有些物欲害處便不與天地流通如何得相似誠為難事先生曰是問鎖江耿守如何某說民間安土樂業云見說好只是不相識先生說與廖子晦適間文卿說明道語學者要鞭辟近裏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然却與天地同體其次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明得盡時查滓已自化了莊敬持養未能與已合以下訓從周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二謂一曰畢竟如何曰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某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然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鍛熬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數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文卿病在貪多欲速

公看道理失之太寬譬如小物而用大籠罩終有轉動又如一物上下四旁皆有所添引如此則必不精矣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覩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蠅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某說克代怨欲此四事自察得却絕少昨日又思量剛字先聖所取甚重曰吾未見剛者某驗之於身亦庶幾焉且如有邪正二人欲某曲言之雖死不可先生曰不要恁地說惟天性剛強之人不為物欲所屈如克代怨欲亦不要去尋來勝他如此則胃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

此便是克代怨欲只是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事物物皆有箇透徹無隔礙方是才一事不透便做病且如公說不信陰陽家說亦只孟浪不信夜來說神仙事不能得了當究竟知否某對某知的當請問先生曰伊川曾說地美神靈安子孫盛如不為五者今之陰陽家却不知惟近世呂伯恭不信然亦是橫說伊川言方為至當古人卜其宅兆是有吉凶方卜譬如草木理會根源則知千條萬葉上各有箇道理事事物物各有一線相通湏是曉得敬夫說無神仙也不消得便有也甚奇異彼此無相干又管他什麼却湏要理會是與非且如說閑話多亦是病尋不是處去勝他亦是病便將

來做克伐怨欲看了一切掃除若此心湛然常如明鏡
物來便見方是如公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着歡喜則
甚如漢高祖得關中若見寶貨婦女喜後便住則敗事
矣又如既取得項羽只管喜後不去經畫天下亦敗事
正如過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
功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若只見皮膚便有差
錯須深沉方有得夜來所說是終身規模不可便要便
便有安頓

先生問如何理會致知格物從周曰涵養主一使心地虛
明物來當自知未然之理曰恁地則兩截了

先生問竇云尋常看敬字如何曰心主於一而無有它適
先生曰只是常要提撕令胃次湛然分明若只塊然獨
坐守着箇敬却又昏了須是常提撕事至物來便曉然
辨別得箇是非去竇云每常胃次湛然清明時覺得可
悅曰自是有可悅之理只是敬好敬以直內便能義以
方外有箇敬便有箇不敬常如此戒懼方不睹不聞未
有私欲之際已是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動又却謹
獨如此即私意不能為吾害矣 德明

竇問讀大學章句或問雖大義明白然不似聽先生之教
親切曰既曉得此意思須持守相稱方有益誠敬二字

提誦養它底 德明

竇自言夢想顛倒先生曰寃與鬼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因自言數日病只管夢解書向在官所只管夢為人判狀竇曰此猶是日中做底事曰只日中做底事亦不合形於夢

德明

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四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五

朱子十二

訓門人三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漆雕開是合下見得大
了然但見大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病大槩
說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
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識得
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
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
如項羽救趙既渡沈舡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
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

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
竟無益以下訓人傑

屢與人傑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
先生問別後工夫曰謹守教誨不敢失墜舊來於先生之
說猶不能無疑自昨到五更後乃知先生之道斷然不
可易近看中庸見得道理只從下面做起愈見愈實先
生曰道理只是如此但今人須要說一般深妙直以為
不可曉處方是道展轉相承只將一箇理會不得底物
事互相欺謾如主管假會子相似如二程說經義直是
平常多與舊說相似但意味不同伊川曰予年十七八
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蓋只是這箇物

事愈說愈明愈看愈精非別有箇要妙不在言者也近
見湖南學者非復欽夫之舊當來若到彼中須與整理
一番恨不能遂此意耳

看人傑論語疑義云正淳之病多要與衆說相反譬如一
柄扇子衆人說這一面正淳便說那一面以詰之及衆
人說那一面正淳却說這一面以詰之舊見欽夫解論
語多有如此處某嘗語之云如此是別為一書與論語
相詰難也

先生問人傑學者多入於禪何也人傑答以彼蓋厭吾儒
窮格工夫所以要趨捷徑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吾儒
自有此等工夫然未有不操而存者今釋子謂我有箇

道理能不操而存故學者靡然從之蓋為主一工夫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所以不能當抵他釋氏之說也人傑因曰人傑之所見却不徒言乃真得所謂操而存者曰畢竟有欠闕人傑曰工夫欠闕則有之然此心則未嘗不存也曰正淳只管來爭便是源頭有欠闕反覆教誨數十言人傑曰荷先生教誨然說人傑不着曰正淳自主張以為道理只如此然以某觀之有得者自然精明不昧正淳更且靜坐思之能知所以欠闕則斯有進矣因言程門諸公如游揚者見道不甚分明所以說着做工夫處都不緊切湏是操存之際常看得在這裏則愈益精明矣次日見先生曰昨日聞教誨方知實有欠

闕先生曰聖人之心如一泓止水遇應事時但見箇影子所以發必中節若自心黑籠籠地則應事安能中節靜時見此理動時亦當見此理若靜時能見動時却見不得恰似不曾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能究其精微乎

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湏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

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使其心無所喜好雖適意亦視為當然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正淳曰連日侍先生教自做工夫至要約貫通處似已詳盡先生曰只欠做當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據

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為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某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醒醒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擊踞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敬又曰今人將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

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慮道理二者本不相妨三曰人之心或為人激觸或為利欲所誘初時克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過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為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爾四曰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竊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為對是豈與人欲同體乎曰五峯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敬張欽夫嶽麓書院記只使他同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蓋嘗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

粹然天地之心即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辯天理便是世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了五曰遺書云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說多所未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去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為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為外物侵奪到德盛

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為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竊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亦可見况夫復之為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為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

而無暗暖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加有若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無遂以為天下不可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

亦未分明七曰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為如何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為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决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說八問邵康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溫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

之外而伊川稱數東見錄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内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問對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某嘗欲注此語於遺事之下欽夫若不許細思無由出是說者因問向得此書而或者以為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以下訓請問為學之要曰公所條者便是須於日用間下五只恁說歸虛空不濟事溫清定省這四事亦須實行方得只

指摘一二事亦豈能盡若一言可盡則聖人言語豈止一事聖人言語明白載之書者不過孝弟忠信其實精粗本末祇是一理聖人言致知格物亦豈特一二而已如此則便是德孤致推致也格到也亦須一一推到那裏方得又曰為人君止於仁姑息也是仁須當求其所以為仁為臣止於敬擊踞曲拳也是敬亦當求其所以為敬且如公自浦城來崇安亦須徧歷崇安境界方是到崇安人皆有是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爾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愛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子昂曰敢問推之之說曰且如孝只是從愛上推去

凡所以愛父母者無不盡其至不然則曾子問孝至不稍却問子從父之令可以為孝乎蓋父母有過已所當諍諍之亦是愛之所推不成道我愛父母姑從其令問向見先生教童輩於心上着工夫數日來專一靜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為存耶

大率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如仲思早來所說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

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陰地便是
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向日蜚卿有書亦說如
此某答之云見有事自那裏過却不理會却只要如此
如何是實下工夫

大凡人湏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有一箇
長進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
象舊來在某處朋友及今見之多茫然無進學底意思
皆恁放蕩了道夫曰心不存雖讀萬卷亦何所用曰若
能讀書然中却有商量只他連這箇也無所以無進處
道夫曰以此見得孟子求放心之說緊要曰如程子所
說敬字亦緊要也

問尋常操存處覺繞着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太把做事了

曰自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麼地位孔子
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若着力去求便蹉過
了今若說操存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着力這物
事本自在但自家加畧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也

問處卿鄙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
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
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先生一日謂飛卿與道夫曰某老矣公輩欲理會義理好
着緊用工早商量得定將來自求之未必不得然早商

量得定尤好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着脊梁骨

道夫問劉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為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曰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某昨日之言不曾與說得盡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畏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詩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故今者復來曰得他恁地也好或然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又曰讀書須是專一不可支蔓且如讀孟子其間引據詩書處甚多今雖欲檢本文但也只須看此一一段便依舊

自着本來章句庶幾此心純一道夫曰此非特為讀書之方抑亦存心養性之要法也

問向者以書言仁雖蒙賜書有進教之意然仁道至大而道夫所見只以存心為要恐於此常更有恢廣功夫曰也且只得恁做去久之自見頃之復曰這工夫忙不得只常將上來思量自能有見橫渠云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先生問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箇明日復將來溫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仔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復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

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問敬而不能安樂者何也曰只是未熟在如飢而食喫得多則須飽矣

問道夫在門下雖數年覺得病痛尚多曰自家病痛他人如何知得盡今但見得義理稍不安便勇決改之而已久之復曰看來用心專一讀書子細則自然會長進病痛自然消除

於今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

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若海○蜀本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夫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

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

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驥

為學之道在諸公自去着力且如這裏有百千條路都茅

塞在裏須自去揀一條大底行如仲思昨所問數條第

一條涵養致知力行這便是為學之要驥

讀書要須耐煩努力翻了巢穴譬如煎藥初煎時須猛看

火待滾了却退着以慢火養之讀書亦須如此頃之復

謂驥曰觀令弟却自耐煩讀書驥

慤實有志而又才敏者可與為學道夫曰苟慤實有志則

剛健有力如此雜愚必明矣何患不敏曰要之也是恁

地但慤實有志者於今實難得驥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問前此從誰學寓答自少只

在鄉里從學先生曰此事本無峻崎只讀聖賢書精心

細求當自得之今人以為此事如何秘密不與人說何

用如此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

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

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

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

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

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

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

却易為力寓舉子宜宗兄云人最怕拘迫易得小成且

言聖賢規模如此其大曰未好說聖賢但隨人資質亦

多能成就如伯夷高潔不害為聖人之清若做不徹亦不失為謹厚之士難為狗虛名訓以下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湏是理會這事了方好去理會那事湏是主一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閑思慮也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當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某看文字看到六十一歲方略見得道理恁地賀孫錄作方畧見得通透

老矣看得做甚使得學某不濟事公宜及早向前
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
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
未熟耳若熟看待淡冷則悅矣先生因說寓讀書看義
理須是開豁胃次令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
可先責効才責効便見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胃中
結聚一餅子不散須是胃中寬閑始得而今且放置閑
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
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
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
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着存養收拾此心

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
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
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
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
來應接去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
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噓吸若只管噓氣絕了又須
吸若只管吸便不相接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
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
闔闔往來其机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闔小處有小闔
闔大處有大消長小處有小消長此理萬古不易如目
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

了又瞬開至纖了又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統義理
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
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
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一
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海錄云徐問前夜說
到救得動明動如何救得靜曰須是明得這理使無不盡直
是既應門獨生塊然自守事物來都不應若事物來亦須
便從這裏應去將去應得便是一徹便是一徹無一毫之累
事物之來須去處置他這一事合當恁地做而後能斷
定便是慮而後能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
以思要止之便是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
又自以此心甚然純一素無私始得靜心無私動靜便一齊
當相理心若自便無端若動了一於動靜不得如人之氣
管相生如備環之無端若動了一於動靜不得如人之氣

及若一向嗔氣必絕了頂又當吸若一向吸氣必帶
求身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安其息此理更萬古而不息如日豈能不瞬時亦豈能
常瞬又須開關了定定了又瞬瞬了又定只管恁地去
消息闔關之機至纖至微無物不有
寓臨章告歸稟云先生所以指教待歸子細講求曰那處
不可用功何待歸去用功古人於患難尤見得着力處
今夜在此便是用功處
居甫請歸作工夫曰即此處便是工夫可學
居甫問平日只是於大體處未至曰大體只是合衆小理
會成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可學
居甫敬之是一種病都緣是弱仁父亦如此定之亦如此

只看他前日信中自說臨事而懼不知孔子自說行三
軍自家平居無事只管恁地懼箇甚麼賀孫說定之之
意是當先生前日在朝恁要從頭拆洗決裂做事故說
此曰固是若論來如今事體合從頭拆洗合有決裂做
處自是定着如此只是自家不曾當這地位自是要做
不得若只管懼了到合說處都莫說賀孫
居父如僧家禮懺今日禮多少拜說懺甚罪過明日又禮
多少拜又說懺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浙中朋友只管
說某今日又如此明日又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湏
掀翻做教是當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
穩便明日湏進前去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只說

豈不可笑賀孫

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出前卷子云曰議論也平正兩
日來反覆為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
管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
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湏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
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
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
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
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
處去蓋一瞬日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
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

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
 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
 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
 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
 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
 来自有撞着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
 此上面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又曰近來學
 者如清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都是作文時文來
 發越緊然觀謂亮知浙間士夫又却好就道理上壁
 角頭着工夫如某人輩好善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
 云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渾厚却於道理上

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則資
 質雖厚却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
 好底難得此間却有一兩箇朋友理會得好如公資質
 如此何不可為只為源頭處用工較少而今須喫緊着
 意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
 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即二
 人為學頗得蹊徑次第又曰顏子與聖人不爭多便是
 聖人地位但顏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
 已平風恬浪靜時又曰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
 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
 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教如今亦不須較量
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
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為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
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勉別
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
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
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
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
飲食喫着酸底便知是酸底喫着鹹底便知是鹹底始
得語多不能盡記姑述其大要者如此訓洪慶○格錄
歸先主將子餘問日出日西曰反覆與公看見得公所
歸非是不是其病痛處只是淺耳淺故覺得枯燥不恁

條連這源頭處元不曾用工夫來今須是整肅主
養得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轉不見費力乃舉孟子
文字自然通徹遇事自然圓轉不見費力乃舉孟子
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二節及明道語錄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下學而上達云自
古賢聖教人只是就這箇道理入身來下學而上達云自
別處去一箇眼間即便不見才覺便又在面前不是走
收拾公自去提衝便見得今要下工夫且獨觀昭曠之
原不須本用工夫鑽紙上語存得此中昭明條暢自覺
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便見有味道理通透遇事
則迎刃而解無許多病痛然此等語不欲對諸公說且
教它自用工夫撞來竟自然撞着公既少年高若不如
此下工夫恐悠悠歲月竟無所得又云某少時為學十
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將不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
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不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
得趣覺見木林處太煩再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
青筆抹出又熟諸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
兩得處甚約只是兩句上却日夜就
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

先生謂徐容父曰為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

杖一條痕一摺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道夫。訓容

問學問之端緒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以下訓容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子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模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次

夜曰吉甫昨晚問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解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只是揮扇底只是不得背着他節問曰只順他曰只是循理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問欲求大本以摠括天下萬事曰江西便有這箇議論湏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

靜要盡掃去從簡易某嘗說且如做飯也須趁柴
理會米無道理合下便要簡易

以某觀之做箇聖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今夜痛說一頓
有利根者當下便悟只是箇無星之秤耳

將與人看不得公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雖無極而太極
然只是眼前道理若有箇高妙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
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信聖人首先犯着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又見
明道先生為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於
節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

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

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問篤行允蹈皆是作為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為一曰
為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又問顏
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顏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為後
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為異端

問事事當理則必不能容能容則必不能事事當理曰容
只是寬平不狹如這箇人當殺則殺之是理合當殺非
是自家不容他

不曾說教胡亂思說謹思

問節昔以觀書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較

寬不急迫又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
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自入不得先生應
問觀書或曉其意而不曉字義如從容字或曰橫出為從
寬容為容如何曰這箇見不得莫要管他橫出包容只
理會言意

節初到一二日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不思量後只管
去問人有甚了期向來某人自歎夫處來錄得一冊將
來看問他時他說道那時陳君舉將伊川易傳在看檢
兩版又問一段檢兩版又問一段歎夫他又率略只管
為他說據某看來自當不答大抵問人必說道古人之
說如此某看來是如此未知是與不是不然便說道據

某看來不如此古人又如此說是如何不去思量只管
問人恰如到人家見著椅子去問他道你安頓這椅子
是如何

問精神收斂便昏是如何曰也不妨又曰昏畢竟是慢如
臨君父淵崖必不如此又曰若倦且瞌睡些時無害問
非是讀書過當倦後如此是纔收斂未稍久便困曰便
是精神短後如此

